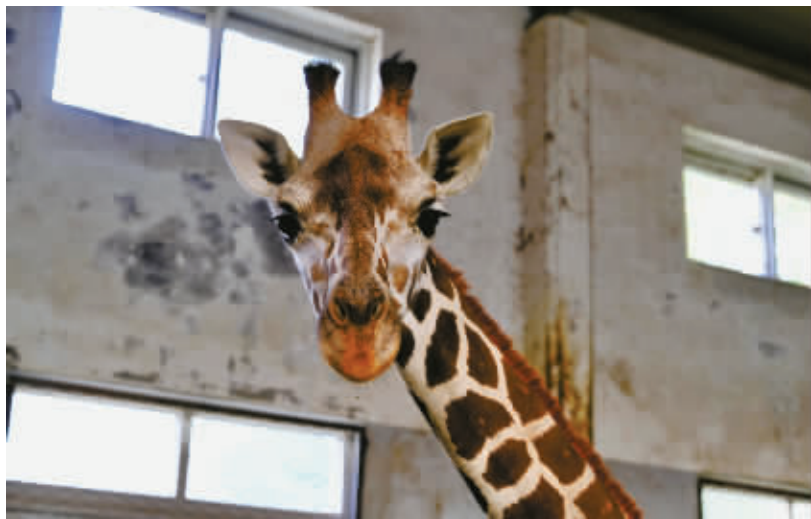


长颈鹿“跨城相亲”

长途运输长颈鹿“要几步”？

12月1日中午，一辆红色卡车缓缓驶进宁波野生动物园，车上搭乘了一位新朋友——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一头雌性长颈鹿。

那么，把一头长颈鹿从上海动物园运到宁波野生动物园，要分几步走？



来自上海动物园的长颈鹿。

1 长途跋涉

首先，要为长颈鹿量身定制运输笼。

运输不同的动物，运输笼的材质、透气位置都是不同的。

以长颈鹿为例，首先运输笼的挑高要足够高，通常会比动物的身高多预留10%—20%的空间，确保它能“挺直腰板”。其次要有“窗”，在运输过程中，工作人员还在“窗口”挂了一丛树叶，方便长颈鹿随时进食，同时长颈鹿还能通过吃东西来缓解旅途的紧张。

其次，要“说服”长颈鹿进运输笼。讲大道理肯定是没有用的。

别看长颈鹿身形高大，其实它们天生敏感，一旦受惊，容易产生“暴走”等应激反应，因此没法通过拉、拽等“简单粗暴”的方式让它进入运输笼，这就需要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提前对它进行行为训练，让它习惯在运输笼中进食、停留等。

宁波野生动物园动管部副经理卓开存说，这次能够顺利将长颈鹿运抵宁波，离不开上海动物园前期对长颈鹿进行的行为训练。

最重要的一步，就是要“匀速前进”。

2 “跨城相亲”

此外，不同长颈鹿有不同的个性，有的“心大”，一路上一边吃东西，一边看风景，表现淡定；有的则会感到紧张，出现踢脚这样的情况。因此，在确保“匀速”的前提下，运输队伍会“全速赶路”，尽量减少沿途的停靠。

“这头小长颈鹿也算是‘见过世面’的，一路过来表现比较淡定，反而会好奇地从‘窗口’探出头来东张西望。”卓开存说。

宁波野生动物园的长颈鹿家族是园区的“初代网红家族”，因为自身形态优雅，再加上喜欢与游客互动，多年来一直“长红不衰”。



将运输笼吊放到场地，打开门，让长颈鹿自己走进新家。

因为长颈鹿“海拔高”，给运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
首先，沿途要少限高，少障碍物。就拿这次的运输来说，车身高度加上长颈鹿身高，总体高度达到3.8米，在路线的选择上就要避开有高架桥、限高架这样的路段。

正因为如此，能够“出门看看”的多是亚成体的长颈鹿。

通常，长颈鹿“出门”会走高速，路面相对平坦，且少颠簸、少拐弯，但这并不意味着运输长颈鹿的车辆就可以在高速上“全速前进”。无论路况多好，车速也得控制在每小时60公里—80公里，确保匀速前行，像猛打方向、急刹车这样的行为是不允许出现的。

这回，宁波野生动物园和上海动物园合作，将这头出生于2022年的雌性长颈鹿带到宁波，是为了和园区长颈鹿家族中出生于2019年的雄性长颈鹿“跨城相亲”。

如果它们能够“看对眼”，那么还是很有希望给长颈鹿家族“开枝散叶”的。

不过，“跨城相亲”急不得。首先要让新来的长颈鹿适应新的笼舍和生活环境，同时还要让它适应新的伙伴，慢慢融入长颈鹿家族。那么接下来，就可以静候佳音啦。

记者 石承承 实习生 范豫宁/文
记者 崔引/摄



展开冠羽的戴胜。

戴胜：

“貌美如花” 又“臭名远扬”

在我们身边，有一种长相独特的鸟，它具有可以随时“开屏”的冠羽，那绽放的瞬间绝对称得上“貌美如花”；而在繁殖期，它又是很不讲卫生的鸟，真可谓“臭名远扬”。这种鸟就是戴胜。

近段时间，记者多次去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，除了可以拍到野鸭、鹭鸟、秧鸡、鸕鹚(pī tī)等各种水鸟，戴胜也是特别容易被拍到的鸟。

甚至可以说，以记者在宁波拍鸟20年的经验来看，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是本地最容易观赏、拍摄戴胜的地方。

有一次，记者曾在公园古建餐厅旁的大草坪上，见到十几只戴胜在觅食。而且，只要安静地蹲在一旁拍摄，这里的戴胜也不甚惧人，有时会自顾自走到离人很近的地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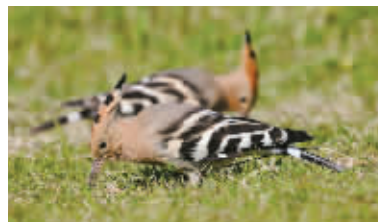
“貌美如花”

戴胜属于犀鸟目戴胜科，遍布亚欧非大陆，在很多地方都深受人们喜爱，甚至还被选为以色列的国鸟。其在宁波也较常见，在城区公园或郊外田野都可能遇到，在海边的开阔草地上尤其容易见到。

它们偏爱在多矮草的松软泥地上觅食，其觅食的方式很有特色。远看的话，会觉得那只鸟在边走边不停点头，如鸡啄米。这是它在用细长而弯的喙不停地插入草下或土中，以探寻食物，一旦找到好吃的（通常是昆虫类，既可能是成虫，也可能是幼虫或蛹），就会迅速把食物抛起来，然后仰脖将之吞下。

戴胜是一种让人见过之后就不会忘记，也不会认错的鸟：其翅膀及尾羽具有黑白相间的斑纹，有点像道袍；而最有特色的，是它具有尖端带黑斑的棕红色冠羽。

“戴胜”一词，最初并非鸟名。在



戴胜在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内的草坪上觅食。

古籍《山海经》中，“戴胜”是用来形容西王母的：“西王母其状如人，豹尾虎齿而善啸，蓬发戴胜。”

所谓“蓬发戴胜”，就是说，西王母乱蓬蓬的头发上戴着用于装饰的玉胜。后来，“戴胜”之所以演变为鸟名，就是因为这种鸟打开的冠羽犹如美丽的玉胜。

平时，戴胜的冠羽并不展开，只有当它的情绪突然起了波动（如兴奋、吃惊之时），冠羽才会像折扇一般突然展开，令人惊艳。故戴胜还有个俗名叫做“花蒲扇”。

“臭名远扬”

有意思的是，戴胜却还有一个难听的外号，即“臭咕咕”。原来，戴胜喜欢在树洞或墙缝中做窝，在孵卵、育雏时，戴胜从来不会清理巢中的粪便，而是任由粪便日复一日堆积在里面；非但如此，繁殖期的戴胜尾脂腺还会分泌出具有恶臭的油脂。这么一来，自然是臭上加臭。

其实，在非繁殖期，戴胜还是挺注重卫生的，身上一一点都不臭。记者甚至还见到过戴胜“干洗”的场景：它选择一个小小的沙坑，蹲了下来，开始尽情地沙浴（即在干燥的泥沙中

“洗澡”，以去掉脏物乃至寄生虫），但见它略微张开翅膀，头快速旋转，就像个拨浪鼓似的。总共费时十几分钟，它才站起来，继续觅食。

后来，看到别人写的文章，方知戴胜在繁殖期“变臭”，乃是“以毒攻毒”的生存之道。戴胜雌鸟的尾脂腺的分泌物中所含的物质，被涂抹在鸟蛋和雏鸟表面后，可以形成抗菌层，能有效抑制病原体。另外，其鸟巢与雏鸟身上的恶臭，也能令捕食者“退避三舍”，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。

记者 张海华 文/摄